



温小平 爱情作品系列

浪漫的风吹过

台湾○温小平 著

7
10

585437

还 期 表

44.572



浪漫的风吹过

台湾●温小平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C0273089

(京)新登字 172 号

浪漫的风吹过

(台湾)温小平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4.25 印张 2 插页 84 千字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6800 册

ISBN 7-5059-1139-2 定价:3.50 元
I·825

目 录

欧洲篇..... 1

谋杀单身

浪漫的风吹过

大陆篇 25

藏起一个春天

蔷薇开在太湖畔

结局

走在梦的阶梯上 60

杭州是雨天

等待美女

甜水中长大的孩子

玄武湖的浪漫

走在梦的阶梯上

续千年的姻缘

抓一把桂林的风

投海

黑皮包里的宝贝

印尼篇 81

云丝顿

美国篇 94

云霄飞车

伊利湖的秋天

追逐蓝天追逐海

两条浴巾

明天开始不寂寞

日本篇 123

蝴蝶飞呀飞

香港篇 132

最后一夜

谋杀单身

我曾游过一个又一个的湖，印象
里，琉森的湖最美。（瑞士 琉森）

搭飞机、换火车，莲恩终于到达琉森。

在她长久的梦境中，瑞士的分分寸寸，都带着玄奇的色彩，她总想着，这个美丽的国度是要跟她今生今世的最爱来分享的，末了，却仍是她独自拎着旅行箱，站在人来人往的地下街中，迷茫了视线。

有个弹吉他的街头艺人唱着只有他自己才懂的歌，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她听不明词意，却觉得仿佛挖掘出她深埋的心事。如此陌生的国度、陌生的语言，逼出了她的泪水。倘若林扬同行，情况当不致这么糟。他英文流畅，又曾在法国留学，可是，他临行前变卦，刺激了从未独自出国的莲恩一意孤行。

以为林扬牵挂，会拦阻，但他却一副如释重负的表情：“你这么明理，让我放心。你也明白这次会议对我的重要性。”她在心底冷哼，男人永远以“事业”做挡箭牌，但是当他腻爱在女体之间汗水涔涔时，却又会连江山都不屑一顾。她遂猜测，林扬的心已另有所属。她的盛名，她的美丽，她的才华，都不足以吸引他同行瑞士。他永远不知道她的计划的，她也没打算告诉他。

到中正机场送行时，林扬仍不忘叮嘱她：“每天都要打电话给我，让我知道你一切平安，由我这边付费吧！如果可能，我再赶去。”

他是不可能赶来的，在中正机场的停车场，他吻她时，只是蜻蜓点水，连舌头都舍不得卷入她口腔，她就明白，他的情已在逐渐褪色。他俩初识时，他是何等的狂热，甚至一出电梯，尚未进门，就开始吞吃她。

他真以为她像外表那样坚强、独立吗？在以前，她肯定如此，遇到他以后，就像雨滴落入池塘，霎时失去自己。

她慌乱地找寻“观光服务中心”，在车站外八十公尺处发现明晰的标志，今晚的住宿应该没问题了。谁知她提着行李走到门前，方知这是星期天，观光服务中心不上班，她愣在当地，顿如失去唯一的依恃。

她坐在路边，拭着不断涌出的泪水，望着电话筒，真有冲动拨电话给林扬，但随即按捺住，企图找回原有的自信。

她重新回到车站，买了份地图，幸好上面清楚标明旅馆所在地，她圈出琉森湖畔的几家，准备一家家探询。她这辈子都梦想住在湖边，想到愿望即将实现，稍稍添了喜悦。

房舍虽古老，却在时光浸染中透露出丰富的生命，她喜欢有深度的东西，外观先就讨了她几分开心。

旅馆楼下是酒吧，虽未近黄昏，已有不少手握啤酒杯、开怀畅饮的男人，壮硕的身躯、冷漠的面孔，使她听了昂贵房价后也只敢点头说“好”。他领她上楼，是二楼的房间，洁白的床单、娇小的浴室，迷你阳台外即是琉森的象征——卡贝尔古

桥，她的喜欢像水彩在画布上渲染开来。

屋主似乎担心她嫌格局小，还补充说明：

“我们这是百年老屋，有历史的，而且，也很安全，你可以放心。”

他是指楼下那群酒客吗？他错看她了，她到这个陌生的国度，寻求的是心灵的平静，但却不希望远离人群。

付了房钱，取了钥匙，莲恩一身轻装，迫不及待要到桥上走走。这桥是十四世纪的产物，完全木头造的，抬头处的木梁上，是一幅幅背景黯淡，色彩仍明朗的图画，诉说着疏森的过去。任何都市在繁盛之前，都有段艰苦的历史吧！

趴在桥栏杆上，夕阳正以大片的金黄罩住她全身，她凝望桥中央的尖顶水塔，她曾在观光手册上看过介绍，它原是座水上监狱，关了些什么人呢？窄小的窗缝中，他们望得见粼粼湖水吗？而监狱又能禁锢了他们驰骋的心吗？

即使是这样的古桥背景，莲恩也觉得浪漫，在她眼里，有水的地方都是美好的。正如她邂逅林扬的那个“姊妹潭”，就在阿里山上。

当她决定单身到底时，经常一个人出门旅行，她虽然不排斥恋爱，但她也有自订的爱情规则。

她独自坐在凉亭中望潭水迷漾，想那对姊妹的传奇爱情，若换了她的，会积极争取，绝不拱手让爱情。思索间，就听到林扬那群人嘻笑而来，吵嚷着要跟潭水合照。瞧见她，林扬主动呼唤她帮忙按快门。她向来自傲摄影技术的精湛，即使是陌生人央托，她也要表现杰出。

在她刻意为照片构图时，一脚踩进泥沼，雪白的休闲鞋被毁了容，她倒不在意，林扬却连声道歉。他的朋友开他玩笑：

“是你出的主意央她拍照，这下你得背人家小姐回去！”

她由他们胸前名牌得知，这是一群森林访问团，要报导森林的现况，她没有怪责，反倒好奇他的职业，两人一路聊得投契，不觉就脱了他的队。那夜，他没有回招待所，陪她坐在旧火车站的月台边，捞大把大把的星子织了个最灿烂的梦给她，在她住宿的宾馆床上，她轻咬着他的耳垂，表明立场：

“我是不会结婚的。恋爱，我不反对，而且穷毕生之力追求最惊天动地的。”

他抚触她肌肤敏感的地带，笑说：

“结婚有什么不好？你是怕离婚？还是怕负责任？”

“我不认为爱情只有一个结果，也不是只有一首主题歌的，所以即使下山离开这儿，我也不会死缠活赖，靠着收音机问你‘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她想到了童安格的成名曲之一。

两夜的缱绻，回返各自的工作岗位，她原以为就像许多的爱情游戏般，他只是阿里山的云雾，来得急去得快，谁知，他却如同观音山旁的晚霞，夜夜映照她的窗台，不时撩拨她单身的心，灌输她“结婚多好”的观念。她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立意是否正确。

她为单身早就预作准备，买保险、置房屋、固定存款、经常旅行、固定工作，而且，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变成“公害”，绝不沾惹有了妻子的男人。她左防右防，就是没防到林扬这般条件优

厚的单身男子，像电玩中的“坦克大决战”，几下子就轰垮了她的基地。

但是，游戏并未结束，坏就坏在她无法像往昔的恋情般割舍他，她的盼望在独拥被窝时浓浓升起，终于按捺不住头回主动接通他的电话。他离她住处有段距离，却在她尚沐浴时就按响了门铃，把浑身仍是皂泡的她吻得几要窒息。

有个人牵卦的滋味真是不好，她思索着要独占他、要用婚约束缚他，她的方寸完全乱了章法。然后他开始逃避，偶尔不接她的电话，这时一些有关他的闲言也入得她耳来。有人说他是个不结婚的男人，专事撩拨单身女性，破坏她们的单身计划，要让每个俊秀的单身女子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任他摆布。

明知他极可能是众人口中的“单身迫害者”，她还是渴慕他的。然而他的出现逐渐减了罗曼蒂克，变得不拘小节，当她面打嗝、剔牙，甚至放屁。恰如同琉森湖上的天鹅，远观是多么的圣洁、美丽，待她靠近天鹅身旁，见到一堆堆的鹅粪，她就联想到那丑陋的一幕。

那天快下班时接到他电话，要尝尝她亲手的烹调，她即刻搁下未处理完毕的公事，到超市买菜、做饭。他来了后，只是到厨房转个圈，拍拍她屁股，就回客厅吹冷气、看杂志。等她准备妥当，想央他帮忙摆餐具，却不见他人影，寻到卧房，一眼瞧到厕所门大开，他的西装裤扔在地上，坐在马桶上的林扬正蹶起屁股拿卫生纸擦拭。她的脸色大变，背转身回到厨房，对着洗碗槽呕吐，她这才明白，他也只是平常人，也会排泄腐臭的秽物。那个晚上，她整个人冷却下来，无论他多么费心调情，她始

终像瑞士山峰的积雪般终年不融化。

她读过一本书，教导读者甩脱情人的方法，莫非，林扬已厌腻她，所以才故意不拘小节，把最丑陋也最真实的一面给她看？而她却痴傻地以为他仍把她当珍宝般，刻意讨好他地不吃大蒜，欢好前一定洗得香喷喷，像古代嫔妃般等待皇帝的恩宠。

他似乎也注意到她的不寻常，问她：

“有什么不对劲吗？还是我的方法你不喜欢？”

她无意刺伤他的自尊心（到这地步，她还顾虑他的颜面），眼神凝聚在桌面上的风景照，幽幽说：“我们去瑞士，好吗？那儿的湖光山色会燃起更炙烈的激情，我们都背负太多的工作压力。”

他答应考虑并安排工作。三天后，他说已托旅行社办签证、订机位，她就又兴奋起来，努力不去想他蹲马桶的丑相。

天和湖水一起暗了，琉森的街头混杂着不同国籍的人们，在眼光中，莲恩捕捉到不怀好意，她听说过这儿有些非法移民偷渡客，没有工作，却又负担不了高昂的瑞士物价，就在僻静的角落朝单身女子下手。她觉得凉意逼人，气温是比白天低了好几度，她遂在附近商店买了熏肉、面包和沙拉，匆匆回旅馆。

经过酒吧，正是热闹时分，挤满酒客，屋内已无虚席，纷往湖边的凉椅落座，莲恩有一丝猜疑，真想也放纵自己，点一大杯生啤酒，让自己释放，一如跟林扬偕行的许多夜晚。

但也只是一个念头，怕瑞士男人会同样贬低她这个中国女子啊！她回房上楼，洗澡、进食、看旅游指南，都做完了，窗外

仍嘈杂着，手表指着十点多，时间仍早，她索性披衣撩起窗纱，在阳台上凭栏。

卡贝尔古桥益发深沉，倒是湖边两岸的路灯光倒映湖水中，添了点暖意。莲恩朝下望湖边咖啡座（啤酒座更贴切吧！几乎都是喝啤酒的），有男有女，以年轻人居多，其中有个男子不停扔球给小狗追逐，小狗衔回，他又扔，反覆又反覆，而那狗，却笨得为一个球周而复始，她不也如此吗？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球，她就追得死去活来，落得一人在湖边旅馆自苦。

四个军人走了过来，人手一罐啤酒，就站着聊将起来，莲恩由上往下望，瞧见其一的头顶半秃，他的年龄在四人中比较大吗？在平时，女人只瞧见他正面，不知他已有衰老的象征，恰如同林扬，永远不让别人动他的头发，深怕提早秃了头，就再也帅不了。有回她在兴奋中揪下了他几根头发，他就一副恼得要吃人的嘴脸，她这才明白，他宝贝他的头发，正如他护卫自己的“单身”身份，是不容任何人侵犯的，即使关系亲密如她，也改变不了。

她好奇这四个男子的真实面容，想证实自己的猜测，哪一个才是最帅的，最讨女人欢心的，她唱情歌，一首又一首，是他们听不懂英文？还是她歌喉太破？没有仰首。她扔手帕，方式太古老，白白浪费她一条绣花白帕。也不知她哪儿来的灵感，大喊一声，这口号从小到大不知喊了多少遍，太顺口，自然喊得大声。抬头看她的不只是四个军人，还有湖边的酒客，也仅仅是一眼，一秒钟吧？无人再把视线停留。是她面容模糊？还是以为她是“那种女人”？

她陡地一冷，竟把自己贬到何种情境。

军人喝尽啤酒，把罐子捏扁，扔进垃圾桶，就朝路的另一头走去。远处迎来四个女孩，各挽一个军人，隐入黑幕中，原来他们早已拥有女伴，她不禁嫉妒起他们接下去的节目，是否去找一间湖边旅馆，男纠女缠呢！

隔壁传来门锁响声，有房客归回，莲恩轻启门缝，是个金发男子，白肤透着酒精渲染的酡红，他朝莲恩友善地眨眨眼，她真有股冲动，启开房门，纳他入室，她这么美的女人，自动献给他，他肯定不会拒绝。然而，她却忆及黄昏的一幕，僻静的巷道石阶下，瑟缩着一个发抖的男人，正替自己注射毒品，他的脸孔虽抽搐，但瞧得出是个颇为英俊的男人。难保这金发男子也是吸毒者？或甚至爱滋病患者！

她关上房门，把他的笑关在外面，她益发思念林扬，甚至带着恨意，倘若他真的飞来，她一定会实现她的计划的。

这夜，她的睡眠被割得七零八落。

清晨，她走的是另一条路，去看了琉森最著名的“狮子纪念碑”，为的是纪念一群为法王路易十六而牺牲的瑞士士兵。看那石狮哀伤的表情，莲恩颇为纳闷，他们怎肯为他国的国王而战以至于死？还是因为他们有使命在身？而不得不壮烈？牺牲是否含着无奈与委屈呢？恰正如同她的选择单身，正是因为有太多的“前车之鉴”，使她不得不放弃组织美满家庭的愿望。

对林扬，她也不全然是被动的。关于他的故事，版本甚多，她旁敲侧击外带她做行销企划的专业头脑，终于明白他的感情上受过创伤，一个他初恋的女子，在他倾心相爱的时刻向他

表明，她要守独身，做一名传教士，而家庭会使她分心，不论他苦苦哀求，在她家门守候七昼夜，她仍然拎起行囊，由后门的太平梯奔向机场，到国外念神学，到蛮荒地传福音。他此后没了她的音讯，开始恶恨起立意守单身的女子，以他优渥的条件攻陷一座又一座的单身城池，然后拍拍屁股，一走了之。

她曾问过自己多遍，林扬会为了她而改变伤女人心心意吗？会终止他的破坏行动吗？原先她稍具信心，而今瑞士之行的泡汤，让她凉了大半截，她毕竟还是要独自走完全程。

搭乘汽船游湖的当儿，满眼尽是老夫老妻、新婚夫妇，或手掌交叠、热吻不断的情侣，她的眼不知酸涩几回。

下了船，她沿湖边漫步，午后两点多的阳光虽烤得她像金黄的吐司面包，但见当地人及观光客皆贪婪攫取阳光，不由也入境随俗地脱下鞋袜，把双足浸泡在沁凉的湖水中，最后，索性仰躺湖岸，来一个浪漫旖旎的午睡。她清楚体会这儿的人爱极了琉森湖，所以除了天鹅粪，湖面不见任何垃圾。这湖是老年人的旧梦重温，使中年人又重燃爱火，而使青年人恋恋不舍，她连一粒石子都不忍心掷入。

终于她到车站拨了国际电话给林扬，想听听他的声音，却淡了独占他的念头。未料，他先是怪责：“怎么现在才打来？我等了好久，都急坏了。你住哪儿？我搭明天的飞机赶去，千万要等我，别一个人跑掉了！”话语中的关切比蜂房还甜。

她松了一口气，幸好他没有一开始就来，幸好她先了解了琉森。

他永远都不会知道，她原想约了他来，在他没有提防之

际，她要跟他一起做一对湖底伴侣，让报纸上的标题写着“中国情侣投湖的浪漫故事”，谁也不知道她是要灭这个“祸害”，不许他再去伤害别的单身女性。

而现在，她改变了主意，美丽的琉森湖是属于大家的，她不忍破坏那一分宁谧与安详。至于要不要跟林扬同行天涯路，那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她决定回旅馆收拾行李，搭下一班火车离开琉森。

浪漫的风吹过

喜欢那个黄昏，坐在圣心堂前石
阶，凝望暮色把巴黎染成梦幻城
市。（法国·巴黎）

面向着星辰广场，桑榆端起咖啡浅啜，甜中带苦的滋味正如同她坐在梦想已久的香榭丽舍大道上，兴奋中有一点孤独。

周围几乎全是白色人种，穿着高级却算不上华丽的服饰，低声交谈，间或窜出高频率的笑声。她有些失望，以为每个人都该像赴宴般花枝招展，想像和事实的确有着差距。她撑着头望见男子的手臂毛发在阳光下亮成芒草丛，混杂着欧式体味和巴黎特产的香水味，陌生感一波波朝她席卷，不停地把玩咖啡杯和调羹，却冲淡不了局促不安。很想逃走，却仍然决定留下。

她原是有同伴的，半小时之前她们还在凯旋门的巨大雕像前拍照留影，享受巴黎的风情。但是接下去的行程她却藉口月事来潮，不宜走长途而推拒掉，同伴担心英语不佳的她会迷路，把她安排在露天咖啡座，约好中午碰头。其实她是对逛街购物缺乏兴趣，依莲不住说：“法国的化妆保养品举世闻名，而且这家免税店的老板是中国人，可以打六折，不买太可惜了！”她抚抚眼角的细纹，这张脸的沧桑何需遮掩？又如何掩饰得

了？

桑榆已四十出头，明白自己过不多久就得停经，这倒好，除去每月一次的“麻烦”倒也一身轻，像出门旅行就少了牵卦。偏偏她姊姊却为停经而歇斯底里，成天嚷着步入更年期就不是女人，丈夫要变心、身材要变形、皮肤要变质，闹得全家大小皆知她姊姊已无排卵能力。

桑榆的婚姻与生活向来波平如镜，丈夫和孩子按部就班，公婆同处也不曾出过状况，她每天周旋于上下八十坪的空间内，也没想过要闹什么革命。平凡的日子在她来说已属难得，她害怕动荡，恐怕爸妈那种科幻电影般的生活节奏。若不是依莲的热心邀约，她根本没胆量出国，而且还是到言语不通的法国。

依莲是中学时期的同学，两人一块儿由南部北上念大学，合租了一间房子，房东待她们极为亲切，还让她们免费搭伙。大学毕业，桑榆就变成了房东的媳妇，为此，她和依莲闹得极不愉快。后来她才知晓，依莲也爱房东的儿子——汉民，而且表现得十分积极，未料到汉民的选择是桑榆。桑榆事后问过汉民，他却说：

“是我妈的意思，依我家的经济情况，不希望我的妻子抛头露面去赚钱，但是依莲不甘只做个‘贤妻良母’，而你不同，你很有家庭观念，而且不爱到处乱跑。”

也因此，桑榆曾经怀疑，汉民爱的是依莲，选她只是不忍拂逆母亲的意见。但她没问过汉民，反倒在同学会上遇见依莲时，得到了答案。那时依莲已是一家外商公司总经理的秘书，